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白屋说诗

刘大白 著

六义底名目，见于《毛诗·大序》：「它底次序，是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三项，是诗底分类；赋、比、兴三项，是诗底作法。但是它底次序，为什么如此错综呢？关于这一点，我想可以作如下的假说的解释：古代没有轻重音，风、赋两音，都属细音，合比字同一发音；颂字本来就是形容的叠字，而古代喻细归影，容就影细，合雅字也是同一发音；兴属晓音，和影细不过深喉浅喉之别；所以作《大序》的人，依发音底同异，而把这六字分为两类，这虽然是一个假说，我想，或许是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白屋说诗

刘大白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屋说诗/刘大白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1. 12

ISBN 978-7-80761-810-2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449 号

BAIWU SHUOSHI

白屋说诗

作 者: 刘大白

责任编辑: 蒋 浩 张卫国 曾 倩 靳龙龙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640 1/16

印张: 11

印数: 1—5000

ISBN 978-7-80761-810-2/G · 1068

定价: 18.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自序

这《白屋说诗》的名称，是一九二六年秋冬间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时候，给《复旦周刊》写本书第一部分《说毛诗》十节的时候所用。那时候我底朋友徐蔚南先生担任著《复旦周刊》底编辑，他要我写一点关于文学研究的東西，以充篇幅；我就用了这个名称，随手把对于《毛诗》的见解，瞎说一番，陆续写出了十节。后来学校放寒假了，《复旦周刊》休刊了，就没有再继续地写下去。去年复看了一下，有意思把它付印；但是只有这十节，太少了，又没有工夫续写；所以把十年来各种说诗的旧稿，整理出来，作为第二部分。至于最后的附录四篇，前两篇也带著说诗的性质，后两篇颇含有诗趣；所以让它们附在后面了。

杂说中（一）《双声叠韵和句中用韵问题》，（二）《〈孔雀东南飞〉底时代问题》，（五）《〈毛诗·邶风·静女〉底讨论》，都是合人家辩论的；所以把别人关于这几个问题的文字，也搜辑在里面。

《双声叠韵和句中用韵问题》中的前四篇，胡怀琛先生曾经把它印在他底《〈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中。他在那时候，大约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得到胜利了；曾经读过他这本小册子的人们，大约也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认他为已经得到胜利了；所以现在把它们合后五篇一齐印出，使读者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终结时候的真相。不过，那时候——辩论句中用韵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把《经义述闻》中高邮王念孙氏底《古诗随处有韵》一条的话，和《毛诗正韵》中

日照丁以此氏底《毛诗韵例》一篇的举例引进去，只在《旧诗新话》第四十三节《毛诗以后的停身韵》一节中，引了王氏关于《楚辞》停身韵的举例，而又不曾说明是根据《经义述闻》的；所以那位胡怀琛先生，也许至今还不曾看见过《经义述闻》和《毛诗正韵》。要是他看了这两部书——尤其是《毛诗正韵》，一定会觉得他那“这种押韵法……读起来也不好听”的话，未免真是胡说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大白在杭州国立浙江大学。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自 序	1
说《毛诗》	1
(一) 六 义	1
(二)《绿衣》	5
(三)《葛生》	7
(四)《鸡鸣》	9
(五)《卷耳》和《陟岵》	10
(六)《关雎》	12
(七)《绸缪》	13
(八)《有狐》	15
(九)《遵大路》	16
(十)《柏舟》	17
杂 说	21
(一) 双声叠韵和句中用韵问题	21
(A) 大白致李石岑的信 (1)	21
(B) 胡怀琛致李石岑的信 (1)	23

(C) 大白致李石岑的信 (2)	26
(D) 胡怀琛致李石岑的信 (2)	27
(E) 大白双声叠韵和句中用韵问题底往事重提	28
(F) 胡怀琛答覆刘大白	37
(G) 大白答覆胡怀琛	40
(H) 胡怀琛再答刘大白	46
(I) 大白再答胡怀琛	48
(二) 《孔雀东南飞》底时代问题	50
(A) 马彦祥信质大白	50
(B) 大白答覆马彦祥	52
(C) 曹聚仁谈《孔雀东南飞》	58
(D) 大白答覆曹聚仁	62
(三) 《万古愁》底作者问题 (1)	70
(四) 《万古愁》底作者问题 (2)	74
(五) 《毛诗·邶风·静女》底讨论	82
(A) 顾颉刚《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	82
(B) 大白关于《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的异议	89
(C) 顾颉刚《邶风·静女》篇的讨论	90
(D) 大白再谈《静女》	91
(E) 郭全和读《〈邶风·静女〉的讨论》	93
(F) 魏建功《邶风·静女》的讨论	94
(G) 大白三谈《静女》	102
(H) 大白四谈《静女》	108
(I) 董作宾《邶风·静女》篇“蒹”的讨论	112
(六) 一千年前的弹词	118
(七) 读《楚辞韵例》和《楚辞文艺杂论》	124

目 录

（八）关于“八病”的诸说	131
（九）中国诗篇底分步	141
附 录	143
（一）《抒情小诗》序	143
（二）《蛋歌》序	144
（三）《龙山梦痕》序	149
（四）雷峰塔倒后	154
后 记	165

说《毛诗》

(一) 六 义

六义底名目，见于《毛诗·大序》；它底次序，是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三项，是诗底分类；赋、比、兴三项，是诗底作法。但是它底次序，为什么如此错综呢？关于这一点，我想可以作如下的假设的解释。古代没有轻唇音，风、赋两音，都属帮纽，合比字同一发音；颂字本来就是形容的容字，而古代喻纽归影，容读影纽，合雅字也是同一发音；兴属晓纽，和影纽不过深喉浅喉之别；所以作《大序》的人，依发音底同异，而把这六字分为两类，这虽然是一个假设，我想，或许是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

赋是敷陈，比是譬喻，这是不很发生疑问的。至于兴，似乎比较地费解了。其实，简单地讲，兴就是起一个头，借着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相接构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换句话讲，就是把看到听到嗅到尝到碰到想到的事物借来起一个头。这个起头，也许合下文似乎有关系，也许完全没有关系。总之，这个借来起头的事物，是诗人底一个实感，而曾经打动诗人底心灵的。因为是实感，所以有时候有点像赋；因为曾

经打动诗人底心灵，而诗人底情绪或思想，受到它底影响，所以有时候有点像比。要知道赋是所敷陈的事物，通过了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的。例如：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周南·卷耳》（例一）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召南·甘棠》（例二）

这所敷陈的，是诗人底整个的情绪或思想，不能把采卷耳和剪伐甘棠的事，从诗人整个的情绪或思想中分析出来而使它独立。比是所用以譬喻的事物，合诗人底情绪或思想相对列，而两者之间有一点极相同的。例如：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周南·螽斯》（例三）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召南·鹊巢》（例四）

第三例是以螽和人对列相比，而多子孙这一点是相同的；第四例是以鸠和之子对列相比，而居鹊巢和归夫家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兴底意义，前边已经说明；现在举例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周南·关雎》（例五）

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

——《召南·草虫》（例六）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周南·汝坟》（例七）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邶风·燕燕》（例八）

《关雎》底诗人所要抒写的，只是淑女底好迷；《草虫》底诗人所要抒写的，只是未见君子时的忧心和既见时的心降；《汝坟》底诗人所要抒写的，只是未见君子时的惄如调饥和既见君子时的不我遐弃；《燕燕》底诗人所要抒写的，只是送之子时的瞻望和泣涕；但是他们觉得凭空说起，有点太突了，所以借了睢鸠在河洲，草虫嘒嘒，蟋蟀趯趯，遵汝坟伐条枚伐条肄，和飞燕差池其羽等实感来起一个头。这几件事物，如果不曾打动他们底心灵，当然不会被他们写进去。既然打动了他们底心灵而被他们写在诗里了，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或是合诗人所要抒写的相类似。例如遵汝坟、伐条枚、伐条肄，是诗人本身所做之事，好像是赋；但是它合君子底未见和既见，毫无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所以只是兴而不是赋。又如燕燕于飞，合之子于归，似乎有点相类似，好像是比；但是它们实在不是全同，所以只是兴而不是比。

汉代《古诗十九首》中，如：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
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
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这些都是合《卷耳》《甘棠》一类的，都是赋。又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这些都是合《螽斯》《鹊巢》一类的，都是比。又如：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这两首中的首两句，都是合《关雎》《草虫》《汝坟》《燕燕》一类的，都是兴。其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好像是赋而其实不是赋；“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好像是比而其实不是比。

汉代乐府中，如《陇西行》底首八句：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人间人，为乐甚独殊。

合下文“好妇出迎客”以下，毫无关系；又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底首两句：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合下文“十三能织素”以下，也是毫无关系。这些例子，也都是兴。

近代弹词平话中的开篇，就是兴底演进。至于如《五更调》底“一更一点月正升”等，更是兴底演进而成为一定的腔调了。

（二）《绿衣》

《毛诗·邶风·绿衣》这一篇诗，《小序》把它说成卫庄姜自伤失位的诗。它说：

《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僮，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但是咱们在这篇诗底字里行间，找不出一点关涉卫庄姜的事实来。什么绿为间色，黄为正色。间色为衣而正色反为里为裳，所以譬喻嫡庶倒置的话，都是些神经过敏的无稽之谈。其实，这篇诗是一篇悼亡诗或念旧诗。他们底根本错误，固然由于戴著颜色眼镜去看诗，而解错！两个“我思古人”的古字，也是一个原因。《绿衣》底原文是：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绋兮绋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诗中两个古人底古字，实在就是现在所谓故人底故字。所以咱们对于这首诗，可以作两种假设的解释。（一）作悼亡诗解。所谓“绿衣黄里”，“绿衣黄裳”，都是亡妇底遗衣。她底丈夫，看了遗衣，中心忧悼，不知何时才能停止，这是第一第二两章底意思。这些遗衣，都是她所亲手做成；现在看了它们而记念着她，便可以使她无所怨尤，这是第三章底意思。时序变迁了，身上所著的绋绋的衣服，已经感受到凄然的风了，于是又记念起她来。如果她在的时候，一定能先得我心而给我预备寒衣的，这是第四章底意思。所以这篇诗，很有合晋代潘岳《悼亡诗》相类的地方。试看：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帟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惊忉惕。……寝兴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这不是《绿衣》第一第二两章底意思吗？再看：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淅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纊？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盼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襟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奈何悼淑俪，仪容永潜翳？念此如昨日，谁知已卒岁？……

这不是《绿衣》第三第四两章底意思吗？至于唐代元稹《遣悲怀》三首中的：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也合《绿衣》第三章底意思相类。所以把这首诗解作悼亡诗，是很对的。（二）作念旧诗解。假设诗中所谓女，所谓古人（即故人），是一个弃妇。那么，这位故夫，看了她亲手所治的绿丝所做的绿衣而记念起故人来，也合《上山采蘼芜》诗中的故夫一样，觉得有“新人不如故”的感想，也是可通。试看：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种念旧的情感，不是也可以拿来解释《绿衣》吗？不过我觉得这两种解释，虽然都是可通，却是前者胜于后者；所以我底见解，以为不如说《绿衣》是一篇悼亡诗。

（三）《葛生》

《绿衣》是一篇悼亡诗，《唐风·葛生》也是一篇悼亡诗。《小序》说：